

曾是 惊鸿

冷孤桐

照影来

下册

冷孤桐
著

纵使隔着烽火连天
我也只想好好与你走过这一世姻缘

2013榕树下
原创文学大赛入围作品
点击量超百万
比《来不及说我爱你》
更悲情的一场乱世虐恋

译林出版社

曾是
惊鸿
照影来
下册

冷孤桐 著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曾是惊鸿照影来 / 冷孤桐著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4.2

ISBN 978-7-5447-3017-4

I. ①曾… II. ①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281268号

书 名 曾是惊鸿照影来
作 者 冷孤桐
责任编辑 王振华
策划编辑 段年落
特约编辑 侯佳佳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26.75
字 数 250千字
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3017-4
定 价 39.80元（上、下册）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C 目录 ontents

第三部 朝如青丝暮成雪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|
| 7 | 彼年豆蔻 |
| 23 | 银字笙调 |
| 39 | 哪堪永夜 |
| 50 | 惘然 |
| 70 | 彩云易散琉璃脆 |
| 92 | 天涯霜雪 |
| 102 | 为谁风露立中宵 |
| 110 | 意难平 |
| 147 | 殇 |



C 目录 ontents

第四部 几回魂梦与君同

171 执念

182 坚守

193 薄命

204 决绝

218 断弦



曾是
惊鸿
照影来
下册

冷孤桐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曾是惊鸿照影来 / 冷孤桐著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4.2

ISBN 978-7-5447-3017-4

I. ①曾… II. ①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81268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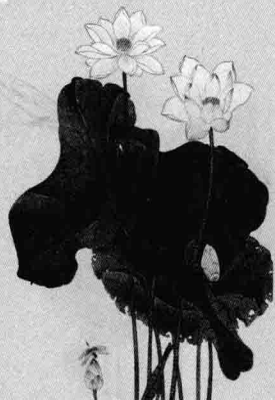
书 名 曾是惊鸿照影来
作 者 冷孤桐
责任编辑 王振华
策划编辑 段年落
特约编辑 侯佳佳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26.75
字 数 250千字
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3017-4
定 价 39.80元(上、下册)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C 目录 ontents

第三部 朝如青丝暮成雪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|
| 7 | 彼年豆蔻 |
| 23 | 银字笙调 |
| 39 | 哪堪永夜 |
| 50 | 惘然 |
| 70 | 彩云易散琉璃脆 |
| 92 | 天涯霜雪 |
| 102 | 为谁风露立中宵 |
| 110 | 意难平 |
| 147 | 殇 |



C 目 录

Contents

第四部 几回魂梦与君同

171 执念

182 坚守

193 薄命

204 决绝

218 断弦



第三部

朝如青丝暮成雪



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
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

彼年豆蔻

顾慎言失魂落魄地回到办公室，正是夕阳西下时分。在唐睿办公室发生的一切，不出明早就会传遍整个司令部，大家最多只会猜测她做错事失爱于长官，这样的流言她根本不在乎。她只是不敢去想唐睿那既悲且怒的眼神，像把钢刀，戳在她心上。

她知道，她是该下地狱接受惩罚的，从意外失去第一个孩子，她却丝毫没有伤心时，便很明白这一点。

那次她流了很多血，细川就近把她送到一家德国人开的专业妇产医院。虽然疼得死去活来，她还是强撑着，到了医院便急着问医生是不是怀孕。医生没说话，直接给她注射镇静药品，她便完全没了意识。

再醒来时已是第二天，这才被告知，她已经怀孕近两个月，医生做了很多努力，但还是不可避免地流产了。

她把头转向一边，舒口气，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。

之后很久都没有见到细川。她每天浑浑噩噩躺在病床上，茶饭不思。照顾她的是细川的管家，一位姓森永的女士。她态度倨傲，见顾丽质如此别扭，很不友好地说：“清君已经很内疚了，你何必还摆出这样

一副嘴脸？”

顾丽质意外地看着她，还未及说话，那森永夫人以更加严厉的口吻说：“不过是一次意外，难道一定要他用赎罪的方式来道歉才可以吗？”

顾丽质别转面孔，冷声道：“我要休息，请你出去。”

“太无礼了！”森永夫人愤声道，“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，居然敢这样说话！”

顾丽质紧紧咬着嘴唇，只怕一个不小心，便落下泪来。

正在此时，细川推门而入，礼貌地与森永夫人问好，用日式敬语说：“这几天辛苦你了，今天请早点回去休息吧！”

对待细川，森永夫人完全是另一副模样：礼节周到，温良恭俭，用日式礼节道别之后，方迈着小碎步离开。“嗒嗒嗒”的木屐踩地声在空阔的长廊中回响许久。

等那脚步声消失，细川方道：“听森永夫人说，丽质最近都没怎么进食。是不合口味吗？想吃什么告诉我，我去安排。”看她垂眸不语，他沉吟片刻，才道：“就算是恼我，也得吃饱了才有力气吧？”

说着，他在病床前的椅子上坐下来，拉起她的手，柔声道：“再这样瘦下去，怎么做我美丽的新娘？”

顾丽质心头猛跳，茫然转头。细川微微扬起嘴角，道：“这可是你答应过的。”他的手上有长期握枪磨出来的硬茧，她抽回手掌，别转面孔，良久方道：“你……不是有未婚妻吗？”

细川略一怔，语调里有明显的不悦，问：“谁告诉你的？”

“伯伯。”

“你就是因为这个离开荣乡的？”

看她不说话，细川又道：“就算是因为这个，你也没有必要一声不响地跑开。你可以来问我！”

“你会说吗？”

“这些，你本来也没必要知道。我从没想过要和信子结婚。”停顿片刻，细川沉声道，“还记得，我说过十几岁的时候，要离家出走的事情吗？那件事发生之后，我母亲担心再出类似的事情，便为我和她朋友的女儿订婚了。我的腿伤痊愈之后，就去上大学，几乎把这件事忘了。直到大学毕业的时候，父亲主张先结婚，我才想起来原来自己还有个未婚妻。但是……”

顾丽质缓缓转头，室内光线略暗，细川如雕刻般的面容上有几块阴影，声音极为坚定道：“我不会像峰那样，娶不喜欢的女人做妻子！”说着，他从椅子上站起，坐到床边，把她揽在怀里，道，“我喜欢的人，是丽质。”

和细川的婚礼，是在出院之后差不多两个月的时候举行的，当时荣乡下了那年冬天第一场雪——清晨醒来时，天色暗沉，北风呼啸，雪花簌簌地打在窗玻璃上。顾丽质心念一动，想起来看看雪下得如何。只是细川的手搭在她腰上睡得正熟，他素来眠浅，她费了好大劲才把手挪开而没有弄醒他。她悄然无声地滑下床，披上晨袍跑到窗前，玻璃上已凝结一层薄薄雾气，她伸手轻抹，望出去，只见鹅毛般雪花正飘飘洒洒落下来，地面已有层积雪。

顾丽质不禁想，这样大的雪，婚礼可以取消了吧？她是他的禁脔，她不明白婚礼的意义何在。可细川异常坚持，还投入很大精力筹备婚礼。

她并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，细川忽然从背后将她轻轻拥住，把吻印在她的颈弯，笑道：“这么早就起来，等不及要嫁给我了吗？”

她不习惯这样的亲昵，转身欲避开。细川却不放手，边将貂皮斗篷披在她身上，边道：“也不穿上衣服就乱跑，小心着凉！”

看她依然转着脸不说话，他柔声道：“别再为不相干的事不高兴了，答应我，今天做个漂亮的新娘。”

她知道他在说昨晚的争执。

细川很早就给父母写信，禀告结婚事宜。直到半个月前，他方才告诉她，他的父亲驻守苏满边界，母亲在日本照顾生病的祖母，都没有时间来参加婚礼。

顾丽质当然明白这些都是借口，便提议将婚礼押后。细川一听大为光火，她也懒得和他吵这些无聊的架，就没说话。直到昨晚又说起此事，她才道：“在令尊令堂眼里，我一定是引诱你犯错的罪人。”

细川皱着眉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她已经道：“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一定要举行家族不愿承认的婚礼？”

细川破例在她提出异议时没有生气，只道：“时间长了，他们自然会接受。”

“那为什么不能等等？”

细川顿时变脸，带着怒意道：“为什么要等，你在等什么？”

她觉得他翻脸如翻书的脾气实在不可理喻，二话没说转头上楼。

过了一会儿细川也上楼来，虽然声音还有点僵硬，但面色已比刚才平和。“这件事到此为止，以后不许再提。”

顾丽质不禁冷笑：“你这样，与拿不到糖果便哭个不停的任性孩子有什么区别？”

他怒气冲冲地道：“我说过这件事不许再提！”

她从来受不了他命令的口吻，顿时反唇相讥：“我是你养的狗，只能摇尾巴？！”

他们怒目而视良久，细川才垂下眼帘，哑声道：“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就算是任性，也请丽质和我一起，任性这一次！”

楼下响起汽车引擎声，细川笑道：“浅田夫人来了，想反悔也没时间了。”

顾丽质听了淡淡一晒：他哪里容得她选择？而且，现在的情势，张世铭定然了如指掌，他没有办法解决，甚至不能来见她一面或者传递一点消息，势必会有不能想象的困难。她亦不能永远做懵懂的小女孩，渴望张世铭一生一世的庇护，有些事情，必须自己面对。

浅田夫人来帮她梳妆穿衣。行的是神前式婚礼，要穿白无垢新娘和服，足有十几层，穿好就需要很长时间，再加上梳头和化妆，全部完成的时候她已经累得连头都抬不起来，精神也有些恍惚。

就那样和细川到神社去。婚礼定在中午十二点，细川的心情很好，一直握着她的手，在她耳边道：“所有男人都会嫉妒，我有这么美丽的新娘。”她茫然四顾，人很多，都是细川的同事、朋友及其家眷，想到这将是今后生活的圈子，心中一阵阵发冷。

正在这时，她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其实只见过有数的两三次，那身影却深深烙在她心头。她紧张异常，揉揉眼睛，仔细一看，可不就是于京生？他穿着整齐的西服，甚至在朝她微笑。她顿时双膝发软，透不过气来。

细川觉察到她的变化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她忙转过头，强笑道：“人好多！”

他笑着把她的手握得更紧，雪花落在他们交叠的手上，很快融化了。她再回头，于京生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。

婚宴结束之后，细川在家中招待几位远道而来的朋友。顾丽质觉得气闷，跑出去堆雪人玩。天色偏暗的时候，常峰出来请她回去吃晚饭，她勉强笑着点点头，踩着积雪往屋里走。

常峰却没有动。她不解地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，看到她堆的“雪人”——那哪里是什么雪人，只是一堆被拍实的积雪，堆在一起，是“坟”的形状。

常峰凝视着她，轻声道：“你的脸……”

顾丽质摘下手套摸上去，发现满脸都是冰碴子，大概是泪水凝成的。

她将脸上的冰碴拂净，指着雪坟笑道：“你说，那里面能埋下我所有的过去吗？”

常峰想了想，方道：“为什么要埋？”

她笑着戴上手套，又伸手把衣领收紧，道：“只有那样，我才能活下去。”

自此她不再去想过去的生活，甚至努力把自己是中国人这回事都忘了。她和所有人讲日语，尽心去学习细川希望她熟悉的一切日式礼节与习俗，全力演好“细川夫人”这个角色。她的柔顺让细川很满意，对她的看管略松，间或也允许司机陪同她去看场电影。

这天看完下午场电影出来已是晚饭时分，顾丽质想买糖包子，便遣司机先去开车。司机加藤看车子不过停在十米之外，想来不会有什么差池，依言先去开车。顾丽质让小贩拿了麻纸挑包子，便听到耳边有人道：“顾丽质。”她一惊，正要抬头，那声音又道：“别回头！我是于京生。”

她一时怔住，没敢动。于京生接着道：“明天下午三点，我在悦和茶社等你。”说完身边起了一阵风，待她回头，只见个穿长衫的背影匆匆离去。还未及思索，加藤已经在身后道：“夫人，挑好了吗？”

第二天，顾丽质有意出去吃午饭，又说要去悦和茶社喝茶，让加藤把车停在茶社门口等她。

她挑了个从外面不容易看到的角落坐下，过了三点却也不见于京生踪影。一直等到快四点，顾丽质起身去洗手间，刚过转角，便有一个黑影在身边出现，那人携着她手臂把她拉到旁边一间杂物室内。顾丽质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，定睛一看，眼前之人穿着厚棉袄，头戴旧毡帽，脸上一片大胡子，仿佛个苦力工。